

孙  
伟

著

# 外遇

W A I Y U

宗亮立刻哽咽，他一生不是没享受过异性给予的柔情，但是如此缠绵、这般温馨，却前所未有。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 
东方出版社

外遇。  
W A I Y U

余罪

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 
东方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 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  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  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3-2109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外遇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3  
ISBN 978-7-5060-6810-9

I . ①外… II . ①亦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－加拿大－现代  
IV 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8741号

## 外遇

(WAI YU)

亦 舒 著

---

责任编辑: 刘 眇 庆 宇 张福伟  
出版: 东方出版社  
发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 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  
邮政编码: 100010  
印刷: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 
版次: 2013年10月第1版  
印次: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 
印张: 6  
字数: 116千字  
书号: ISBN 978-7-5060-6810-9  
定价: 25.00 元  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---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853

# 周

宗亮尽量不让这个“忙”字把他赶得窘逼。

任何时候，证券行都像繁忙时间的地铁站。周坐在一间小小的透明房间里，他总把桌面收拾得十分干净：一叠纸，一管地球牌钢笔。他桌上有三副电脑，不住打出全球股票牌价，多年凝视闪动屏幕，他的视力仍然上佳，不可思议。

每天，他穿同款深色Z牌西服上班，一定要宽松，否则怎么坐下工作？故此一定买大一码，配深色领带，与白衬衫。他戴两枚首饰：一只极薄的白金黑皮带手表，与一枚最简单的结婚指环。

周宗亮结婚已经十六年，儿子十五岁，叫周钮，小名钮子，在私立学校读高中，英式足球队长，相貌异常英俊，时时有女同学围住。

周宗亮好像拥有一切，他因此更加小心翼翼处事做人，这一切得来不易。一般出身的他一表人才，斯文有礼，靠奖学金毕业之后到证券行工作，获得老板纪氏赏识，回家对妻女说“公司来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年轻人”，纪太太笑说“带回来看看”。他因此认识了老板家二小姐纪





美洲。

一般年轻男子假使与老板女儿走在一起，旁人一定讽刺：黄马褂啦，驸马爷呢，高攀靠女人得饭票哩……可是周宗亮不一样，他们都喜欢他，啧啧赞美：“周的才能配给二小姐的家势，一对璧人。”

美洲是二小姐，纪家还有一个大小姐，叫纪亚洲。亚洲比美洲早两年结婚，盛大婚礼，宴请五百多人，宗亮目睹，吓得不得了。

他要求简单婚礼，纪先生不允，姐夫王青云在一旁咧着嘴笑……

宛如昨日，一晃眼十多年过去。周宗亮今年四十二岁，正式步入中年。他每天准时上下班，如证券行的盘石。

该年五月，道琼斯指数因人为错误出盘时把M字入错B字，一小时内，跌一千点。所有没下班的同事站起，走到大堂中央，像没头的鸡般窜动，周宗亮笔挺站在大屏幕前，脸色沉着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

大家渐渐静下来。不到一小时，点数又忽然上升。

纪先生的电话到：“可有照我的意思做？”

周答：“在下跌五百时买入，上升到原位时抛出。”

“劳驾。”

“不客气，纪爸。”

女同事仰慕地说：“从头到尾，周末曾流过一滴汗，我们几乎心脏病发。”

“不用想他了，他儿子都十多岁，他对家庭忠心不二。”

“好男人都是别人丈夫。”

“我不知你怎么想，我不惹已婚男子。”

“周最吸引人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不去猜想。”

周仍在办公室低头看文件，他是左撇子，书写由左至右，说不出别扭，可是在女同事眼中，简直可爱。

午餐时分，他有访客。秘书进来说：“纪太太找你。”

周连忙搁下笔站起。这时纪太太走进：“坐下，宗亮，坐。”

他亲自吩咐秘书斟茶。

“纪妈，有事叫我回家不就行了。”

纪太太不出声，气色异常。

“纪妈。”他蹲到丈母面前。

“你坐，宗亮。”

纪妈喝一口茶：“宗亮，你同青云一直谈得来。”

周怔住，十多年亲戚，他本着少说少错的原则与这个姐夫往来，只能说无功无失。

“宗亮，青云要与亚洲离婚。”

周宗亮愣住，这个消息，比道指暴跌一千点还叫他震惊。

他俩是模范夫妻，人前人后，像糖人儿黏在一起，每过十分钟，像洋人那样，响亮亲一下，搂肩搭腰，热情不息。又每逢生日、结婚纪念





日、新年、圣诞，必定举行派对招呼亲友，香槟啵啵开，特喜纠众坐邮轮到太平洋各珊瑚岛旅游，晒得似龙虾般回来……

离婚？周不出声。他张开嘴，又合拢。这样志同道合的夫妇离婚？

“宗亮，亚洲不知我来，我想你与青云一谈。”

“纪妈你是想——”

“劝他们不要分手。”

周宗亮心想，这样大事，他怎劝得动。

“我今晚找他。”

“宗亮，青云在伦敦，他已于亚洲协议分居，衣服杂物都已搬出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俩杂物包括两狗三车无数名画名瓷。

“像迅雷一般。”纪太太叹气。

“你可与亚洲谈过？”

“亚洲似老十岁，一言不发。”

“为何事分手？”

“青云有外遇。”

一句接一句，周宗亮更加骇异。这王青云是个快乐蛋，老实说，大家时时怀疑他长少一瓣脑子，他不大深思，每早起床是个新人，换上最时髦西服，驾着平治上班，常常忠告周宗亮：“阿宗，男式礼服打褶腰带cummerbund穿时那排褶朝上。”“宗亮，礼服衬衫要另配钮扣。”纪太太称赞两人宴会穿戴看上去犹如GQ杂志男模。

青云净挂记那些，像个长不大的男孩。

外遇，即已婚男子在街外遇着另一名女子有不寻常关系暧昧纠缠。

“不。”

“这事千真万确，我与美洲谈过，她愣半晌，才说不愿管姐姐家事，离合必有因，旁人不宜多嘴云云。你们受西方教育，最不理闲事，动辄尊重别人意愿，这不是见死不救吗？”

青云是个体育迷，一有超级碗、史丹利杯、NBA、NHL、奥运竞赛，茶饭不思对牢五十二吋大荧幕呆视、欢呼、发恶、沮丧，那是他的七情六欲总数。

“他在伦敦是这个地址。”

“摄政街，我去过，他楼下住着一位著名女男爵。”

“那是他父亲给他的物业，他现在与女友住该处。宗亮，我替你办了来回飞机票，请你无论如何抽拨三十小时帮我走这一趟。”

“纪妈，你无论着我去何处，我无异议。”

“宗亮？”

“可是，你猜这管用吗？”

纪太太流泪：“我是一个母亲，想到什么为亚洲做什么，有效与否，已经无干。尽了力，死得瞑目。”

周宗亮难过之极。“纪妈。”他紧紧拥抱岳母。

平日娟秀优雅的纪太，也像老了十年。她把飞机票、联络号码全放





小野

众里寻他系列

在办公桌上。

宗亮说：“我跟美洲说一声就走。”

“我已知会美洲。”

宗亮点点头，把纪太太一直送到楼下，看着她上车。

一看飞机票时间，他几乎要即刻出发，反正即去即回，也毋须行李，他吩咐秘书几句，留下通讯号码。

美洲有电话上来：“我在大门口等你，送你到飞机场，见面再谈。”

宗亮取过护照下楼，看到司机把车驶近，他上车，松口气。

美洲说：“我欠你一个，宗亮。”

宗亮摊开手：“我爱纪妈。”

“其实，离婚是极普通的事，百分之五十二夫妇终究会得分开，老妈恁地看不开。”

“你知道这事多久了？”

“亚洲上星期约我去试酒会。三巡过后，她说：‘呵是，我与王青云分手了。’”

“还说什么？”

“一字也无，这正是她表现涵养修为的时候。四十多岁，博士学位，她守口如瓶，不失礼貌。”

“难得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

“是否以后见不得青云这个人？”

美洲微笑：“你会想念他？不过是个姻亲，不久将来，也许他做别家女婿，忙着娱乐别家。”

宗亮轻轻说：“跟他去Z牌时装店，可打九折。”

美洲也吁出一口气。

周宗亮侧头看着她优雅美丽的妻，全身淡灰色套装，头发挽在脑后，露出雪白粉颈。

她这样说：“速去速回，切莫游荡。”她把一只小小旅行袋交到他手上。

周宗亮走进头等舱，要一杯矿泉水，取过报纸，脱去外套，轻轻坐下。

座位WW排列，以便拉开当卧铺，旁边一位老年女士，不熟悉各种机关，周怎会袖手旁观，他一边帮手，一边按召人铃。

那位女士千谢万谢，看清楚周宗亮，不由得一怔：如此俊朗尔雅男子少见，举手投足叫人欢喜，彬彬有礼，不多一句话。

女士心想：只有她年轻之际，偶然还可以看到如此优秀男生。如今，男人四十像三十，三十像二十，粗鲁自私幼稚，人生漫无目的，越活越回去。

“贵姓？”

周宗亮双手递上名片。





银发老太太再细细端详他：“我有一个侄孙女，聪明漂亮，我愿意介绍给你。”

周宗亮忽然笑了，没想到斯文的老太太会倚老卖老。

“笑起来更加好看，我说真的，这是我家在伦敦住宅。”她也给他一张名片。

宗亮一看：“呵，失敬，你是名作家米珍女士。”

“你有读拙作？”

“昨天正拜读《几何故事》。”

“有空拨电话给我。”

“米女士，我已婚，有妻室。”

“啊，”老太好不失望，豪爽地说，“Blast!”

惹得周宗亮又笑起。这之后，米女士闭目养神，周宗亮自然不去打扰。

他心想：与王青云说些什么？不如闭上嘴巴。

就这样决定了。

下飞机前他去漱口，出来先帮米女士取过手提行李，又问她是否有车来接。一听没有，连忙把秘书订下的包车让给她。

米女士见他如此细心，十分感动。

出了禁区，周照顾她上车。好人有好报，这时有人拍他肩膀，他抬起头，正是王青云。没想到他会来接。

“我知道你要来。”

“谁通知你？”

“纪妈与美洲，我真酸溜溜，她们视你若珍宝。不过说实在，阿宗，你也确值得疼爱。”

他开一辆最新鸥翼平治跑车，公路飞驰。

“你来做说客？”

“这么早起来，难为你。”

“宗亮，我劝你什么也别说。”

“我也决定那样。”

王青云称赞新车：“得心应手，惟命是从，体贴畅快。”

同他的新情人一样吧。

二十分钟后，王青云把车子驶入一间路边小餐馆。

“我们吃早餐。”

坐下，年轻女侍替他们斟咖啡。“好车。”她娇媚地笑。

“谢谢。”

两个男子都比一般东方人高大，屈着双腿坐。

青云说：“好家伙，果然一言不发。”

“同你这种人，夫复何言。”

“我俩相识十多年嘛，比兄弟还亲厚。”

“留不住你。”周好不讽刺。





“阿宗，我已四十五岁。人只能活一次，我知道所有见异思迁的男人都会那么说，但是我与亚洲已经彼此厌倦，又无子女，没有牵挂。我俩太早结婚，数年后发觉性情不可能磨合，已经太迟。我仍然爱亚洲，有谁欺辱她，我会拼命保护，但是，上次你与妻子舌吻，是什么时候，零一年？”

周宗亮忽然站起，走到餐馆门外。他觉得有点急躁。

王青云付账追出。

他上车往市中心驶去。

“美洲说你只留十多小时。想去哪里？”

“假如你那处方便，我想好好睡一觉。”

“什么不便？她不住我公寓，阿宗，你以为她靠我吃靠我住？她有正当职业，她在一间杂志社任编辑，又是土生儿，出生便有护照。她不企图在我身上得到任何事物，我俩纯粹彼此吸引爱慕，与她一起，我快活如神仙。”

“王青云，请你说话尊重。”

“阿宗，你是我认识最理智的人，像天外来客，已经进化成一束脑电波，肉身对你无用。七情六欲是一种拖累，你紧紧压抑，不露消息。告诉我，那么些年，可觉痛苦？”

周宗亮冷冷说：“老兄，你先管好自己的事。”

“我已经签妥离婚书寄上，我已除下婚戒。我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我

为自己离婚，不为任何女人。”

所以不能挽回。周宗亮暗暗叹口气。

到达王宅，女佣已在收拾，周宗亮走进客房，先洗头淋浴，换上白T恤、牛仔裤，往床上一躺。

王青云进来说：“我还没讲完。”

“拜托，饶我。”

“我那婚姻生活，就像你这次来回做说客，明知一点结果也无，仍然不得不履行义务，身不由主。”

周说：“我记得附近有座网球场。”

“每周一次，传教士姿势，渐渐躲懒。你做北美股票，需半夜观市，于是分开房间休息，相敬如宾，些微火星也告熄灭，仍然不愿言败。”

周宗亮不由恼怒：“你少说。”

“阿宗，你我同一条船上。她们是两姐妹，我知道你的事。”

“我不想与你分享。”

“亚美洲都有洁癖，床单毛巾全白，每日清换，连厕所都要没有气味。她们全身体毛用镭射清除，着丈夫也脱光汗毛，上床要穿睡衣裤，睡房外不得穿拖鞋，早午晚三餐除外，不得任意掏冰箱找零食，可是这样？喝各种酒分各种酒杯……我现在特爱用纸杯喝香槟。”

周宗亮说：“我出去走走。”





“阿宗，这次见面，也许是最后一次。”

“你想我怎样？拥抱你哭泣。”

“承认你与我一样不快活。”

“没有的事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去看钢管舞。”

周宗亮没那么好气，打开手提电脑，开始与公司联络，在八千里外办公。他给了几项指示，又向妻子问候。

美洲问：“可见到她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救没有？”

“大抵也没有。”

再去看王青云，他已在客厅沙发盹着。一边跌着一本小说，题目叫《男性生殖示警》。周宗亮好气，取过翻开一页：“腹部结实平坦，腹肌像钢板，毛发旺盛……因为主要男性荷尔蒙、睾丸素酮由腰部脂肪分解，肥胖男子明显缺乏该种内分泌……”

周宗亮没好气，丢下小书。咦，不可小窥，由几名医生合著呢。

他外出散步。有两个年轻女子牵着一条大丹犬迎面而来，看到周，肆无忌惮上下打量，用清脆英国口音评头论足。

周一声不响目不斜视走过。其实他一向喜欢女子用英国口音，重音短促放在第一声，像孩子说话，十分诱惑。但那两个少女太过粗犷，身

段似亚马逊女战士，多看一眼也许会挨打。

一路上公寓房子都是战前建造，宽大舒适。周曾向美洲表示欣赏，美洲怂恿他置业，他又嫌烦，被王青云笑他有抑郁症。

回到王宅，主人已经醒转，在书房用跑步机。看到周，王青云把汗衫扯起，叫他看他新练成的四块腹肌：“我开始吃色拉，减却十五磅，整个人精神不少。”

他竟然吃素。

“宗亮，我记得你从前身段超好，最近颓废，幸亏头发不掉，哈哈。我最近读许多防衰老文字，单身男子，又得出来行走……”他如服食安非他命般兴奋。

周宗亮并无插口余地。

“阿宗，你匆匆跑这次，我欠你人情。”

都那么讲。

周宗亮终于开声：“你决定不回亚洲身边？”

“不回了。”

“为着那女子，值得吗？”

“这么些年来，我可代你发言？我们被那两姐妹pussy，whipped，惟命是从，像两条狗，什么都听她俩指令，我只想做回我自己。”

“我傍晚走。”

“我带你到鹰狮吃你最喜欢的腰子馅饼，美洲不让你吃动物内脏可





是，唉。”

“有一日你会想念我们。”

“那当然。但，自由诚无价。阿宗，有一道男子健身秘方——”

“我不想知道。”

“阿宗，女子维持年轻容易：他们姐妹去年缝高眉角，今年打整下巴，明年？也许轮到额角，有的是办法。”

什么。

王青云看到周宗亮惊骇目光。

“你不知道美洲整形？不可能她的腰身仍然二十六，她腹部生育后如此平坦，你与她同床共寝，你不知道她做手术吸脂？唷，周宗亮，美洲的鼻子现在多小巧，都是——”

周宗亮说不出话。

他介意女子整形？不。他自己左脸颊靠近眼角有一颗红痣，美洲坚持叫他除掉：“那红痣多妩媚，不应长男子脸上，惹人注目。”他听她话除掉，至今留着小小一个疤痕。不，他介意的是美洲从不告诉他这些行动。

美洲觉得她的肌肤肉身，她的事，她自主，与人无关。即使是那人是结婚十六年的丈夫。

“阿宗，真不知是你笨还是美洲聪敏，更可能是你已不再正面看她。”